

蘇州夜話

田漢

登場人物：

劉叔康（老畫家）

楊小鳳（女學生）

賣花女

男學生甲乙丙丁四人，賣報者一人。

時代：

現代

地方：

蘇州某飯店鄰接小廳之一室。

（老畫家率其畫徒五六人來蘇州寫生，下榻蘇州飯店，此時適由郊外暢遊歸寓，各人畫布上皆取得自然的斷片若干，左側學生甲，正面近進門處學生乙，皆在對着他們輕便的畫架熱心地改畫。惟右側近腳光處他們此來的唯一的並且最使他們一行引爲誇耀的女同學楊女士，很安舒地一腳擱在

學生丁

膝上，在恢復她一日間的疲勞，整理着這一本關於蘇州的書熱心地在做他今日經過的名勝古迹底歷史的研究。右側學生丙在洗面打雪花，近右側腳燈處學生丁，於梳好頭髮之後在打領帶。）

（領帶老打不好，意欲找蜜司楊替她打，望了她幾眼，但又未便率爾而出，祇好用個聲東擊西之法，先誦忙於“Self-decoration”的學生丙。）老周，你替我打一打罷。

（舉起一雙滿着雪花的手）你看看我沒有工夫，你去找蜜司楊罷。她閒着。

（正中下懷，很情熱的走到蜜司楊側。）蜜司楊！

楊小鳳

（由書裏擡起頭來）什麼？

學生丁

請你替我打一打罷。我老是打不好。

楊小鳳

對不起，我不會。（依然看她的書去了）

學生丁 不會（哀求地）沒有事罷。你今天早晨

不是還替老陳（指其鄰座改畫的同學）

打過的嗎？

學生丙 （雪花打好了，對丁。）得了；還是我替你打罷。

學生丁 密司楊會的呀。

學生丙 老兄，別傻了。密司楊對於打領結，就像她圖

畫的時候取景一樣，也得有點兒『選擇』

呀，不然，她為什麼要這麼遠來畫虎邱的塔，

又不就近去畫我們學院後面的那個水塔

呢？

學生丁 糟糕！你把我比成那個水塔了。

學生乙 （大笑，停了畫筆。）一點也不差，你看你頭

這麼大，身子這麼小，不像一個水塔像什麼

呢？

學生丁 那麼難怪了，你們看老陳頭尖尖的，身子那

麼胖，可不正像虎邱的那個塔嗎？

學生甲 （和密司楊通笑了。）假若我像虎邱的塔，

你先生倒有點兒像生公說法台傍邊池子

裏的那塊頑石呢。你看今天劉先生站在生

公講台底下對我們講自然與人生的時候，

他一個人不是抱着那塊頑石坐着麼？

（笑着說）密斯特張，我替你取個名字，好

不好？

學生丁 （很誠懇地）不管什麼名字，祇要是您取

的，沒有不好的。

楊小鳳 那麼你乾脆不要叫君實了，改叫『頑石』

好不好？

學生甲 好極了。（拍手大笑）

學生丁 謝謝我是一塊頑石，你是一顆靈芝草啊，小

姐。

楊小鳳 （啞然）……

看你不出，你倒不老實。

學生乙 別演紅樓夢了，我們趁劉先生沒有回，到外

面去頑頑罷？

學生丁 好，去罷。

學生丙 老朱，別畫了，去罷。

學生乙 等一等。

學生丙（搶去畫筆）等什麼？像咱們這形兒，等一

輩子也沒有出息。還是到街上去罷。

學生乙（望學生甲）那麼老陳你也得去。

學生甲（一心改畫）我不出去。

學生丁那麼密司楊，你同我們去罷。

楊小鳳（捏其腳趾）不，我腳痛。

學生丁咳，誰叫你穿起高跟鞋爬山呢？

學生乙這個不行，至少老陳得去。

學生甲今天早晨我出去太早了，受了點兒涼，這會兒還頭痛。

學生乙她腳痛你頭痛，怎麼這麼湊巧。可是你們倆

要一個也不去，我們都要心痛的。

學生丙去呀，去呀！

到街上去，

到街上去。

到夜的蘇州去。

夜的蘇州是多麼有趣：

你可以看見羅馬似的城頭的月，

你可以看見威尼斯似的街頭的水，

你可以看見弓陀拉似的船，

蘇州夜話

你可以看見那船上詰婆西似的女。

采香船上女如花，

千古風流夢館娃。

何處文園消渴病，

金閨門外品清茶。

對呀，我們陪詩人喝茶去。

學生甲去。

學生乙去，等我穿衣。老陳也去。

學生丙（老畫家劉叔康在他們不注意的當兒登場）

老陳去，我們喝茶去，蘇州的茶頂有名的。

我不要喝茶。

那麼我們就喝酒去罷。

學生丁Oh! wine, woman, and song, 喝酒，聽蘇

州的女人唱歌，這是多麼够味的事。

（次第見其師至皆肅靜）……

學生們（惟有他不曾看見）去呀，去呀，怎麼又不

去了呢。要去就快去罷。別等到那鬍子回來

了，又要逼着我們聽他的什麼人生觀，戀愛

三

學生甲

觀，那麼老了，還戀愛觀哩。
(微牽丁衣)怎麼？詩人你也不去了麼？(猛見劉不覺悚立)

劉叔康

(舒徐地而自帶威嚴地)我此次帶你們到蘇州來，原是要你們來用功的。不是單叫你們來頑的。『學問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我們這樣的窮學生到蘇州來，根本就不容易，所以我叫你們努力和時間爭鬭，別老是貪酒貪茶的。我今天在虎邱，不對你們說過的嗎？假使蘇州人少喝幾杯茶，蘇州一定比現在要美得多。

(諸生皆靜聽。)

(密司楊放下書本。)

學生丁

(頑皮地)那麼先生，我們出去也不喝酒，也不喝茶，單去看看女人，好不好？

劉叔康

(沉吟地)女人？女人是罪惡的東西，幾千年前的蘇州就亡在女人手裏。遊靈巖山上的時候，我不也對你們說過的麼？啊，那琴台，那月池，那響屨廊，那采香徑都是女人留下

學生丙

的罪惡的痕跡！
可是先生那不算西施的罪惡，那祇能怪吳王不長進呀。

劉叔康

學生甲

這話也對。蘇州的男子不很值得恭維，因為太女性的了。可是蘇州的女子卻不壞……(他好像不勝懷舊之感似的，不願再說下去了。走到學生甲後看他的畫。唔，不壞。不過你有些地方還嫌對於自然的愛不夠。先生，您不說我們得做自然的主人，不要做他的奴隸麼？

劉叔康

是的，得做自然的主人，可是你要做他的主人，你得充分知道他，若要充分知道他，就得充分地愛他。

劉叔康

(學生乙丙丁在劉熱心為學生甲說理時，早一個個溜跑了，最後密司楊當不住他們的示意，也背着劉先生一顫一顫地去了。)(未覺)風景畫家對於自然的愛，應該和你這畫裏面那農夫對於土一樣；你看那農夫對於他天天親近的那鋤頭底下的土，就